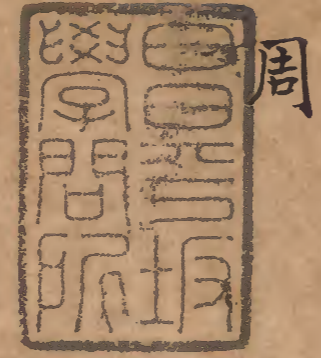


綱目前編

十九之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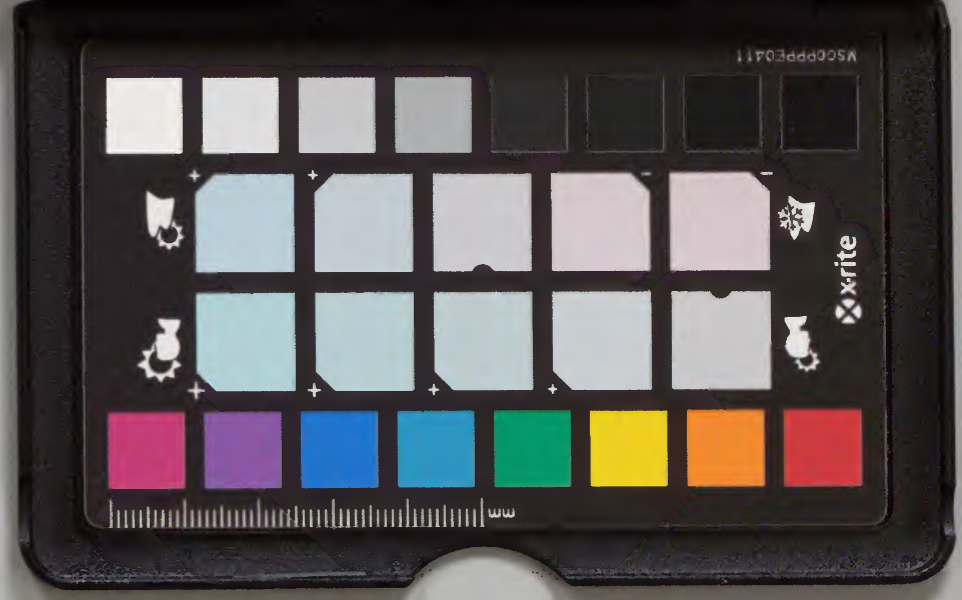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二	九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一	漢
八	一	八	書
四	一	五	類
函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5
冊數	12 ( 9 )	
函號	284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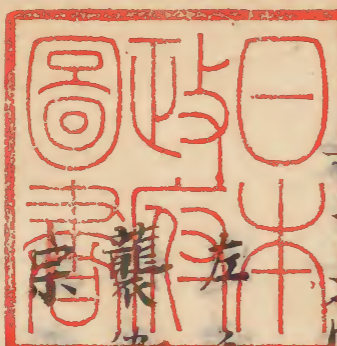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九

淺草文庫

子周簡王元年吳壽夢春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喪夫甯相鄭人伊糶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左氏曰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既欲  
難衛曰雖不可入多停而飯有罪不及死伯  
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  
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停而晉無信何以  
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沈溺重聽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遷于新田

六月鄭悼公卒在位二年弟踰立是為成公

秋魯仲孫蔑叔僑如帥師侵宋

胡氏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

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夷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春秋特書侵以罪之也

### 冬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會于鍾離深同周公禮樂成公志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嗚呼哉禮也○前編曰梅年表吳與魯會于鍾離當在簡王之十年

丁丑 二年 鄭成公 春吳伐鄭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友欲取之，平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友乃止。楚子遣夏姬，平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其即位，使屈至聘于齊，平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適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衆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圍宋之後，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平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平臣。子重子反殺平臣之族，而分其室。平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詭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平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會偏兩之一焉。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執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棠，代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列來，子重自刺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鐘離，而后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前編曰：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列，來，非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鄭。



吳入列末以為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寅 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軒梅左傳謂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諳于晉侯殺之而趙氏滅武從姬氏畜于宮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而趙氏滅程嬰匿趙

秋七月使召伯錫魯侯命

氏孤兒于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公乃召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二說不同又按劉向說苑及邵氏經世曆述趙武始末俱與史記同愚意則邵二子皆博極群書必有所據而劉又近古或非浪說也且春秋本魯史而作而左傳亦據魯史釋經其於他國事故多畧而未詳目前編謂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姬諳殺周括又是一事雖若意說理或然也近世學士家多稱史記之說豈非以說苑經世為證邪



林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末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加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為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潛賞也

冬十月晉侯使士燮聘魯曾叔孫僑如會晉士

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氏曰晉中燮聘魯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特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

今伐邾。○胡氏曰吳初伐邾季文子固憂之矣然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命而不敢違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前編曰晉方通吳救之伐楚而已有爭邾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邾宜如何救之於前邾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已卯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曰初晉侯使韓穿於魯言汶陽之田飯之干齊季文子饋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服諸敵邑今有二命曰服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詩曰士也圖極二三其德霸王恃德是以而二三之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為服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之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又子曰勤以極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前編曰按蒲之盟內則為諸侯之貳外則為召吳而與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盟諸侯

爾是同也與清也之同一也

秋齊頃公卒

在位十七年

子環嗣

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賄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晉執鄭伯春秋稱人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服京師非伯討也楚救鄭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賄又與楚會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



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

鄆

左氏曰。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人入鄆。莒無備。故也。○林氏曰。鄆莒別邑也。春入稱人書法與會蜀。

秦人白狄伐晉

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膏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經稱

人。貶辭也。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服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平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佺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貳



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  
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  
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因君子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  
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  
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  
必濟君蓋敏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  
之禮而飯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鐘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 五年夏晉侯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

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憂  
鄭人殺繻之覽頑班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  
君執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飯其君以  
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  
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  
子駟為質鄭伯飯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 在位十一年 子州蒲嗣 是為厲公

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

史記曰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  
祟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  
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  
岸賈為之矯以君命拜命群臣非然孰敢作



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備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諱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從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左傳曰。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為後。而反其田焉。

軒梅史記。則匿趙孤。而保其幾絕之胤者。程嬰也。按左傳。則立趙孤。而振其已廢之祀者。韓厥也。善手說苑曰。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信若此。則二子之高誼奇節。均為絕代。立矣。胡後之譚者。每多程。而鮮及韓焉。母乃稽古之功。未諳其詳。手噫。

辛巳 六年 晉厲公 秋 王命季單子取郟田于晉

左氏曰。晉卻至與周爭郟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列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侯。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



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子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壬午 七年春周公出奔晉

林氏曰：周公，天子三公也。○胡氏曰：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郵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春秋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

於天  
下爾

夏晉侯魯侯衛侯會于瑣澤，宋華元合晉楚之

成

左氏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茂成而使復飯，命矣。華元走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公于罷許，偃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贖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昨國，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



丈相為地室而縣焉。御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友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友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飯以諸。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歎無日矣夫。

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前編曰：梅晉楚之盟，不書于春秋，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今存之以備參考。○隊，直類反，失也。間音困。

癸未 八年春三月魯侯及諸侯來朝

夏五月魯侯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宣公卒于師在位十七年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

是為成公



秋七月成肅公卒于瑕

左氏曰：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既而背晉成，是年晉侯使卻錡如魯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尽力，勤禮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篤。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燭，戎有受賑，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弃其

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潛散離我兄弟，撓



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  
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  
主隕余。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  
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嗣剪我公室，  
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  
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  
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  
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  
不惠種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  
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  
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  
伯車來。余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修

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  
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  
狄及君同列，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未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  
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  
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  
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  
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  
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  
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  
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尽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逐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胡氏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春秋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遠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前編曰：梅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於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重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敢以待，表吾者加之。然

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妄好而敗穀，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蔑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迭直結反，又

秦音逸

甲申 九年 曹成公 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冬 十月 衛定公卒 一在位十子 衎嗣 是為獻公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公之子衎以為太子。衎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



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鱗，衍之母弟也。

秦桓公卒

在位二十八年。子嗣景公。

乙酉十年

衛獻公元年。秦景公元年。

春三月，晉侯、魯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春秋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梅左氏：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刍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刍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特書其爵。

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

左氏曰：葬曹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叛，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三之于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



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 夏六月宋共公卒

在位十三年

### 子成嗣

是為

###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友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 秋宋華元出奔晉，復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 山宋魚石出奔楚

胡氏曰：宋六卿，魚石、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高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石曰：无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无於河上，无飯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固然後定，无之出奔晉，與飯于宋，經不省文者，以著其正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則其正可知矣。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



本人道  
絕矣

冬十一月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

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林氏曰鍾離楚邑此魯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陳氏曰齊桓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屬公之為中國患也○胡氏曰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僥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

許遷于葉

左氏曰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林氏曰葉近楚之邑今南陽葉縣是也

丙十有一年宋平公元年夏四月滕文公卒子原嗣

是為成公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



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曰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  
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侯將伐鄭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  
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卻至佐新軍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  
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過申子皮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  
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

逆

和睦周旋不遂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  
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敷麗和同以聽莫不  
尽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  
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  
退罪也人物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楚懼不可  
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而楚師將至范文子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  
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  
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



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執楚以為外懼乎？樂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贛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良在其中，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吉。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從之。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贛皇狗曰：鬼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  
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  
孫行父冬郤犢盟于扈而歸之

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  
出于衛魯成公出于壞墻宣伯通於穆姜欲  
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  
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  
於壞墻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  
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  
使告郤犢曰魯侯待于壞墻以待勝者郤犢

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  
軍伯而許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  
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  
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遷于制田  
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  
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之有季孟  
猶晉之有欒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  
晉政多門不可從請止所火而殺之我斃萬  
也而事晉魯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  
取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  
待于鄆使子叔也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  
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  
室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



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弄而惠  
徵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  
之密通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嬰齊魯之  
常隸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  
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  
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  
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  
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  
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 釋曹伯歸于曹

胡氏曰春秋書曹伯自京師所以累乎天  
平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叔有罪  
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  
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 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

左氏曰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  
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  
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驟亂之聚  
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任夏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丁亥十有二年夏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邾人會伐鄭同盟于柯陵

左氏曰鄭太子覺頑侯獮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魯成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鍼見其語犯卻鍼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驥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

其心目以知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自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陸人迂則誣人伐則擗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尽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尽言齊其有乎今君偏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是年晉殺三卻明年晉侯弑於翼東門齊人亦殺國武子

冬單于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

左氏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故諸侯還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定公卒

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躒卻至

燕昭公卒

在位十年

武公立

楚人滅舒庸

林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也

戊子十有三年

燕武公元年

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申庚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剌蒲

厲公在位八年遇弒

晉人

送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是為悼公

左氏曰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祀宗所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



田、五亦孽於厲公。郤欒與長魚矯爭田，執而  
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孽於厲  
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欒  
廢之，使楚公子蒧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  
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未具也。」曰：「  
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  
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  
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  
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  
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厲公將作難，胥童  
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  
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  
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

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  
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  
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  
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  
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攻  
郤氏。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  
成叔於其位，殺溫季於其車，皆尸。諸朝，胥童  
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  
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  
曰：「人將恐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  
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  
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  
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飯。公使胥  
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



馬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辭曰殺老牛莫之  
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欒書中行偃殺晉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弑厲  
公葬之于冀東阡之外以車一乘○史記曰  
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  
談生周○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  
襄公三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  
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  
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  
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  
道而鮮曹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  
也○左氏曰晉使荀董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

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  
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  
武宮遂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朝晉悼公即  
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  
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  
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第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  
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  
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  
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  
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來親以聽命程鄭為  
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群駟知禮凡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  
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秋八月魯成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午嗣

是為襄公

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二月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

同盟于虛打

左氏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  
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  
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今將  
崇諸侯之毒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  
懼吳晉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  
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會於  
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  
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己丑 十有四年

魯襄公元年 晉悼公元年

春晉欒黶宋華元魯



仲孫蔑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

胡氏曰按左氏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鄆

林氏曰鄆鄭地春秋書次從晉而未次也亦以見復伯之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王崩太子泄心踐位

是為靈王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九



待選並編國臣商辭卷之二十

鄭師伐宋

大甲王崩太子...

蘇...

...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

庚寅周靈王元年春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 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夏六月鄭成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髡頑嗣

是為僖公

左氏曰鄭人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晉荀瑩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鄭伯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  
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  
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  
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諸侯  
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冬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  
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辛卯二年鄭僖公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曰楚子重伐吳人要擊敗之君子謂  
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此咎  
子重子重  
發疾卒

夏四月魯侯及晉侯盟于長檮



六月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同盟于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魯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雞澤衛地

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申旬告于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于鷄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

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于於淮上不至楚子

幸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

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氏

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

鷄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陳氏曰以大夫

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

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諸侯

在焉而大夫自為盟而后大夫專盟矣大夫

專盟自宋始○形音而水名

三年春三月陳成公卒在位三十子弱嗣是為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

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

止陳人不聽命

夏楚彭名侵陳

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



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其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也。

癸巳 四年 陳哀公 春王叔陳生如晉 晉侯使士魴

### 如京師

左氏曰：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秋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郟人會于戚

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戌陳也。○林氏曰：戚，衛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



冬諸侯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

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甲午五年春三月杞桓公卒

在位十七年

子剋嗣

是為孝公

夏莒人滅鄆

十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六年

杞孝公元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

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

僖公在位五年遇弒

立其子嘉陳侯逃歸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僖公舍于鄆及鄆子駟使賊夜弒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殺子



冬 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寅慶虎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恐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飯○公羊氏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隱之也弑也不言弑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於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飯也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氏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不使虜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前編曰梅鄭僖公之卒春秋不以弑書疑獄之獄霸主之不明也明年春秋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弑之其冬子駟卒建從楚之策然則弑僖之獄非疑矣夫以霸主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卒不明從其瘡赴以是知春秋之意蓋憐鄭伯之志以責晉悼及諸侯也

丙申 七年 鄭簡公 春正月魯侯如晉

###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未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晉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晉侯鄭伯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

左氏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林氏曰邢丘故邢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圉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雖楚救我將安用之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

八卿和睦必不奔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飯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做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楛兵于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丁酉八年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

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左氏曰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幸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楚子曰吾既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以為秦援秦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

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逐秦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盟于戲鄭服也楚子伐鄭于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且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夫人卒未能定鄭而敗晉侯敗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烝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車固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前編曰



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  
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  
秦則秦強而得鄭則楚強是以雖明於拒秦  
而昧於爭鄭也於是晉饑不能報秦而亦急  
於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於西戎而得鄭則  
可以得志於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略也所以  
伐鄭而飯急於息民  
出積亦以饑故爾

戊戌九年春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

月遂滅偃陽

柤楚地偃陽妘姓國也

左氏曰會吳子壽夢也晉荀偃士匄諸伐偃  
陽而封宋向戌荀窋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不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縣門發郈人統挾之以出門者諸  
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窋曰水  
潦將降懼不能取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  
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而又欲易  
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攻偃  
陽滅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  
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姑之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汪氏曰晉悼公霸  
業方盛而帥諸侯以會吳雖曰資吳以困楚  
然楚弱而吳興猶去瘍疥而得腹心之疾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冬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林氏曰此悼公三駕之一也。○左氏曰楚子  
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使鄭皇身  
侵衛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大丘秋楚子  
囊鄭子耳伐魯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具有灾乎師競已甚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  
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

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  
于圍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  
平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我今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師遂  
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  
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  
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霄涉潁與楚  
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董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  
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  
命不如還也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子至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  
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為亡國之資虎牢之



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  
遂窮。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鄭之頽計弗能支  
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 以單子為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 己亥 十年春正月魯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園，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

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信。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舎。○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封曲阜地方，教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曰：公車千乘，乃大國之賦也。曰：公徒三萬，乃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取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



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會伐鄭

林氏曰此晉悼公三駕之二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

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未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寡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乱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君大夫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胡氏曰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

鄭行人良霄

左氏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  
霄布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  
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  
以提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  
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  
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故鄭  
囚皆禮而服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肝  
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

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  
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夏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  
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  
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  
安德義以知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未遠人所謂樂  
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  
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  
○林氏曰蕭魚鄭地此悼公三駕之三也○



胡氏曰程氏謂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  
經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悼公推至誠  
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飯焉納斥侯禁  
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  
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  
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  
戰故三駕而禁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  
越是也○叔肸叔向也

冬秦人伐晉

庚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在位二十五年

長子諸

樊嗣

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  
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  
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林氏曰乘即壽夢也吳始書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辛丑十有二年

吳諸樊元年

夏晉作三軍

左氏曰荀董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絳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前編曰。梅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為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

與○伯游荀偃

秋九月楚子審卒

在位三十一

子昭嗣

僭號康王

世子出

奔吳吳侵楚敗績

壬寅 十有三年

楚康元年

春正月晉士匄齊人宋人魯

季孫宿叔老衛人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于向

左氏曰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教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



務毒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教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曹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衣服飲食，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蓐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帥事於會，成懼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教與之不德，以退與，卒會，與執莒公子務毒，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皆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注不濟，荀偃、欒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春秋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為之也。○魯莫贈，反，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之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蟠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旼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櫟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及欒黶

謂士句曰余弟死而子未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旼自伐秦舍新軍○械林秦地○欒黶之子武子欒書黶之父也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殺皮



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辭師曹請歌之。以怒孫子。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幣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閔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公使厚成叔弗于衛。叔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餓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從其淫虐。以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為。此類也。

秋楚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



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冬晉士匄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

薑芑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晉侯同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使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今于戚，謀定衛也。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餒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言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謀牧園。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諺。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胡氏曰。甯殖將死。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諸侯之策。則晉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

癸卯 十有四年 衛剽 春 劉夏通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林氏曰。劉夏。天子之大夫。劉。采地。夏。名。天子之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

夏 齊侯伐魯北鄙 圍郕 魯侯救郕 至 遇魯季孫

宿 叔豹帥師 城成郛

左氏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取。齊人始貳。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以備齊難。○林氏曰。成。遇。皆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郛。成之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魯南鄙

冬十一月晉侯周卒

在位十五年

子彪嗣

是為平公

左氏曰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魯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李氏曰晉悼公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但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不然悼公之霸業過於桓文矣

甲辰

十有五年

晉平公元年

春三月晉侯宋公魯侯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

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溴古閩反

林氏曰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左氏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盧丘高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叔侵田以魯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叔於是叔孫豹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蔓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胡氏曰：渠梁之會，諸侯皆在。春秋特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不臣，會于向，會伐秦，會于戚，此三會皆國之大事，而使大夫專之，是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况平公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宣矣。大夫盟而靖公廢，三家分晉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烝，冬祭也。

###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飯諸侯，鄭于蟾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 秋齊侯再伐魯北鄙圍郕

### 冬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齊侯圍郕，孟孺子連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連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



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

子曰甸在此敢使魯無鳩手

悼公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  
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  
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  
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詢呼丘反罵也

秋齊侯伐魯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

圍防

傷

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于魯故秋齊侯伐  
魯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  
臧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師甲三百  
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  
堅以杙抉其腸而死邾人伐魯南鄙為齊故  
也○林氏曰桃魯地防臧紇邑大夫將書大  
夫自高厚始  
○杙音弋

丙午十有七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  
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師伐魯北鄙

冬十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曰晉侯代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忱王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危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

曹

平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非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旆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邪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列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皆衿甲面縛生於中軍之鼓下荀偃士白以中軍克京莒魏絳樂盈



邦

以下軍克郝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及秦周  
伐雍門之菽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櫓  
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  
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  
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  
以枚教圍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棠扣  
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  
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  
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  
櫓勅偏及木名

曹成公卒于師

在位二十三年

子滕嗣

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  
師以去之使告于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  
尹宜告于庚曰國人謂不穀王社稷而不出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  
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  
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結之不可收師而退君  
亦無辱于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蟻伯有  
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至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鼈之  
下甚雨及之楚師多陳役徒幾盡晉人聞有  
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多死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燕武公卒在位十年文公立

丁未十有八年燕文公元年春正月諸侯盟于祝

柯

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無侵小。○林氏曰：即年前圍齊之諸侯也。督揚，即祝柯也。齊邑名。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瀆水。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魯，故遂次于泗上。疆魯田，取邾田，自瀆水，版之于魯。晉侯先版，分享晉大卿于蒲，固賜之三年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林氏曰：瀆水出東海，合鄉縣，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水。魯取邾田，以瀆水為界也。

魯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敵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噦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誅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許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夏王賜鄭大夫公孫萬大路以葬

左氏曰。鄭公孫萬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礼也。

秋七月齊靈公卒

在位二十八年

子光嗣

是為

晉士匄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曰。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夷。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孺。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問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



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臼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以公孫僑為大夫

左氏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罔之師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今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三子產為

也卿也

戊申十有九年齊莊公夏六月晉侯齊侯宋公魯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

左氏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己酉 二十年春正月魯侯如晉

左氏曰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郟田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列宿通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范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敬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出

奔楚宣子殺盈之黨羊舌肸等十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究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鮒登而弗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散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桓子樂騫懷子盈也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著晉邑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會

于商任

左氏曰會于商任商任在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備任商任在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備

庚二十有一年夏四月晉人徵朝于鄭

左氏曰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備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



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  
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  
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敵也通  
在晉國譬諸草水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  
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  
盟遂師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  
子侯石孟取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  
焉間二年間君將靖陳夏四月又朝以聽事  
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  
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  
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年  
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  
命而竊為仇讐敵邑是懼其敢忘君年委諸  
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耐直  
又反酒之新熟重者為耐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沙隨宋地

左氏曰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謂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  
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  
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會于  
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  
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曰古者  
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



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  
勅五典尊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勳而逐  
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  
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  
曰止若<sup>彼</sup>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  
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  
隨之謀遠矣

# 十一月孔子生

家語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元  
子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  
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  
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

為殷後國于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卅嗣  
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為宋公  
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穆乃稱公宋公生  
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  
及厲公方自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  
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  
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或曰孔  
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  
父生木金父金父生澤夷澤夷生防叔避華  
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  
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顏  
父向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  
王之裔今其人身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



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鬼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祖庭。○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是年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唐劉禹錫云。孔子。堯頭禹目。華觀象佩。○唐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先聖長九尺六寸。瞬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前編曰。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攷。按襄二十一年。日再食。次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

辛亥 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杞孝公卒 弟姑容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氏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叔父滕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牛。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



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  
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半言曰今也得樂孺  
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出  
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書入絳樂王帥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  
至矣宣子懼王帥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  
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在外子在位其  
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  
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公有姻喪王帥使宣子墨衰冒絰二  
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  
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  
以入鞅之父與二二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  
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  
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  
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冊書樂氏之  
力臣曰督戒國人懼之豹謂宣子曰苟焚冊  
書我殺督戒宣子許之乃出豹踰隱而待之  
督戒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  
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擐車從之遇樂樂或  
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筋傷樂盈奔曲沃晉  
人圍之○藩車之有障蔽者  
固宮室之有臺觀備守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左氏曰齊侯伐衛先驅自衛將遂伐晉晏平  
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  
之小國闚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  
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杼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  
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曰崔子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齊侯遂  
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  
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八月叔孫  
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書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  
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陳氏曰

### 冬十月穀洛鬪

自衰葦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  
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書救晉  
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  
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  
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熒庭晉  
地晏釐齊大夫○且于莒邑○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  
欲墮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昔聞古之長民者  
不墮山不崇菽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  
也菽物之敝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  
天地成而聚於高敝物於下䟽為川谷以導  
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



物有所取，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  
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  
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古之聖王，惟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  
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  
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  
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  
我先王厲宣幽，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  
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  
以未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  
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  
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福十五，其不濟乎？吾惟  
微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先王室，以逆天休，將  
焉用飾官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  
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  
時，動則非順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  
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  
害之道也。

王卒壅之

壬子 二十有三年

杞文公 元年

春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甸之袒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  
在商為丞，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在晉主夏盟，為  
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  
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



言立其是之謂乎。為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嗣。無國無  
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林氏曰。穆叔如  
晉。賀克。欒氏也。立德謂皇帝堯舜。以德垂世。  
範立功如禹。稷立功以垂世。則立言如史佚。  
周任。臧文仲之立言。以垂世教。傳善。  
穆叔之知言。○初。布彭反。廟門也。

### 二月鄭伯如晉

左氏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  
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  
或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

今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  
國貳。則子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今名  
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子象有齒。以  
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鄭伯朝晉。為幣  
重故。且請  
伐陳也。

### 齊楚交聘

左氏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魯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曰孟孝伯  
侵齊晉故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字從蘧啓  
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董氏曰比食又既陽將  
絕夷狄主中國之象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

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林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  
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

御于鄭楚子自棘澤還使  
蘧啓疆帥師送陳無字



齊人來城邾魯叔孫豹來賀城

左氏曰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氏曰邾王城也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

燕文公卒懿公立

在位六年

癸丑二十有四年燕懿公元年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

光

莊公在位六年遇弑

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

左氏曰齊棠公死崔杼弑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而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季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子為且手之役故朝于齊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扞楹而歌賈季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季等八人皆死祝院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既乎曰君死安暇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



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烏得死之而為  
得亡之將庸何暇曰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  
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  
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子側  
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子邾子滕子  
薛伯小邾子會于夷儀

左氏曰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款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  
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  
有賂晉侯許之○胡氏曰晉侯夷儀之會既  
聞崔杼之弑則宜下合三軍聲於齊人執崔  
杼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  
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  
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

### 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  
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



乘伐陳霄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  
師奔墓而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  
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於朝子展執  
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教俘  
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隧往也埋塞也刊除也突穿也○免  
音同喪服也擁社抱社主也子美子產也

### 秋八月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曰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林氏  
曰諸侯即夷儀之所會者重丘齊地

### 衛侯入于夷儀

### 晉趙武為政

左氏曰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余以往兵其少弭  
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弭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

###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氏曰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向陳之罪對  
曰昔虞陶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  
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  
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房公至于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民之亂成公播蕩又我  
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  
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  
姬夫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  
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  
國一同今大國多教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  
焉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辰相鄭伯如  
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  
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  
慎辭哉

冬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在位十三年  
弟餘

### 祭立

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  
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  
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  
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史記曰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固於季  
札而止以極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



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札封延陵故號  
延陵季子○林氏曰過即諸樊也巢與楚間  
小國

甲寅二十有五年吳蘇秦春二月衛甯喜弑其君

剽剽在位十二年遇弑

左氏曰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  
悔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  
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  
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告右宰穀穀曰不

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  
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請使焉而觀之反曰  
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猶夫人也若不己死無日矣悼子曰雖然弗  
可已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其何以免平奕者牽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卿族一牽滅之  
可哀也哉○胡氏曰喜嘗受命於父使納獻  
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於義未絕而剽以公  
孫非次而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  
矣春秋亦以弑君書何也甯氏視其君如奕  
棋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  
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  
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弑君之罪示天下後



世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氏曰春秋書叛始於此凡叛賤者不書必御佐而後書

### 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春秋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專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自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

聞衛國之言吾子独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内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從近出公使止之

### 夏魯侯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

### 執衛甯喜

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執之而囚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



晉侯兼享之。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固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取衛侯。取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八月許靈公卒于楚子悼公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暇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故，昧於一末，不如使違而取。十二月，入南，黑墮其。城涉于汜而取。

晉侯使士起入聘

左氏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取時事於寡人，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手辭不失舊。

乙卯 二十有六年春晉使胥染帶以侵地歸諸侯



左氏曰：齊人城邾之歲，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取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取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取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曰：趙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於晉。」

晉趙武魯叔孫豹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

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烏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晉趙武、鄭良霄至。六月，晉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晉荀盈、邾悼公至楚。」



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戌如陳從子  
木成言於楚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  
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  
也楚君若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楚  
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左  
師至趙孟及子督盟以齊言子木至自陳陳  
孔與蔡公孫販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晉楚各處其徧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  
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衰甲伯州犂曰合諸侯  
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

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趙孟患楚衰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  
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師以  
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陳氏曰  
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  
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此  
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  
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  
趙焉爾矣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春秋  
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  
來晉不專主盟矣魏之盟讀舊書加於牲上



而已。至剽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鼈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伯之所以興衰也。○伯風荀盈也。

###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氏曰。衛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懇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木門。晉邑。○文子。大叔儀。

### 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言  
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敏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能款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  
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矣晉荀盈遂如楚淮盟鄭  
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  
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  
草蟲伯有賦鶉之賁首子西賦黍苗卒章子  
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  
公孫段賦桑扈享卒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  
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誑其上其能久乎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  
子曰其餘皆教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  
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請其國家以事大國  
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  
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  
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  
甚也荆而授之左師辭邑○胡氏曰宋之盟  
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  
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

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職大合十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張之也○蒙門宋城門

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二十七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胡子沈

子白狄朝于晉

左氏曰宋之盟故也○林氏曰陳蔡胡沈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于晉

秋魯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



汝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嗣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常之敢憚子大叔復命告子辰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君其往也送葬而飯以快楚心吾乃休吾民矣

### 鄭游吉如晉

左氏曰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 冬齊慶封奔魯

### 魯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

左氏曰為宋之盟故魯襄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適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飯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宋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飯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 十二月甲寅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

景王是為

###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在位十五年

### 子熊麇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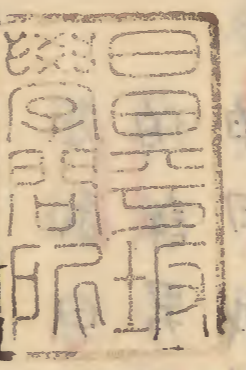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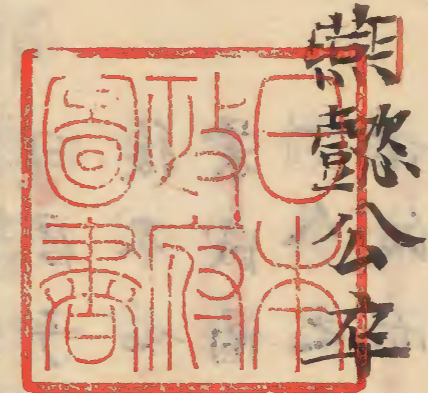
是為郊敖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相距四十

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

不教閏也齊景公葬書殺恩之非禮也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

終

四年子款嗣是為簡公  
在位子款嗣是為簡公  
四年子款嗣是為簡公  
在位子款嗣是為簡公  
四年子款嗣是為簡公  
在位子款嗣是為簡公





